



通俗小丛书

枯树开花

中共孝感县朋兴区委会编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枯树开花

中共孝感县阴兴区委会编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9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 $\frac{15}{18}$ 印张·11,000字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000

统一书号：T 7106·202

定 价：(5)0.08元

北京来的信

1957年2月，在孝感县朋兴乡五红农业社里，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喜事。乡邮递员给老社员陈忠生，送来了一封北京来的信。陈大爷接了这封信，又惊又喜，脸也红了。他小心的用刀子划开了信封，看了一下，就大声的喊道：“毛主席来信了！”



北京来的信。

“毛主席来信了”！这个喜讯飞快的传遍了全塘。不一会，男的、女的、大的、小的，都跑了来，屋里、屋外，都挤满了人。

社員們都圍住了陳大爹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很焦急的催着說：“大爹，快念給我們聽一聽！”“我們沒福氣見他老人家的面，聽一聽他老人家的話也緣分不淺啊！”

陳大爹的心樂開了花，他戴上一副銅腿老花眼鏡，雙手捧着印有“中共中央辦公廳”字樣的信紙，激動的說：“大家安靜一點，聽我念。”這句話比下一道命令還有效，室內室外，馬上沒有聲音了，連一根綉花針掉在地上，也聽得見。陳大爹紅光滿面，很有勁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念道：

陳忠生同志：

你寄給毛主席的信，我們收到了。

你光榮的出席了全省掃盲積極分子大會並獲得了嘉獎，這是在黨領導下努力的結果。望你戒驕戒躁，再接再勵，密切聯繫群眾，為更大的成績而奮鬥！此復，並致

敬禮！

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 1957年2月8日

陈大爷一口气念完了这封信，社员们象鴉雀打破蛋似的說了起来，有的社员說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忙，还关心我們学文化。”有的社员說：“大爷，恭喜你，光荣，光荣。”有的社员說：“向大爷学习。”

最后，社员們带着夸奖、羡慕、敬佩的心情散开了。陈大爷把信折迭端正，套在信封里，高高的挂在过去供祖先的牌子上面。他看了看那个耀眼的信封，輕輕的自言自語的說道：“毛主席，你老人家放心；党啊，我一定听您的教导。”

四十年的老长工

陈忠生是一个給地主做了40年活的老长工。他今年64岁，住在湖北省孝感县朋兴乡的陈西墻。他一生经历了清朝、国民党蔣匪帮的黑暗統治时代，受尽了压迫和剝削，过着黃連一样的生活。他是一个“背腹生”（即遺腹子），生下地就在母亲的怀里和背上，度过了六、七

年的討飯生活。他吃的是樹葉、榔樹皮、鋸牙齒菜；穿的是爛麻布袋；住的是破祠古廟。剛滿8歲，母親難割難舍的送他到太子崗，給地主唐安元家放牛。有次上工遲了，怕地主打罵，把牛牽在后山上，哭了一天不敢回家。14歲時，又跟着曾雷涂塢一個剃頭師父學藝。有一天起遲了，被師父抓住辮子，打得頭破血流，頭髮扯掉了一大把。40多年來，他走天門、到仙桃、奔辛安渡、跑三縣鎮，過着飄泊流浪的生活。他放牛、剃頭、扛長工、討飯、……什麼活都干過，什麼罪都受過，什麼苦都吃過，什麼氣都忍過。他坐過國民黨的牢，挨過日本鬼子的東洋刀。有一年，在天門胡家庄地主家放牛時，冷天吃殘羹剩飯，晚上睡潮濕的牛欄，長了滿身瘡泡，被地主趕出來了。後來母親癱了，他就背着母親在孝感城內討飯。他用自己的勞動換米吃，地主、豪紳還口口聲聲罵他是個“餓不死的鬼”。

1949年4月，紅旗飄揚在孝感城，解放的歌聲響連天，陳大爹和千千萬萬的農民兄弟一

样，开始看到了太阳。农民兄弟們在党的领导下，紧密的团结起来，把骑在他們头上的地主阶级打垮了，土地回了老家。他們說：“可到我們这一天了。”这时陈大爹分得了5間大瓦房，5亩良田，还有新桌亮柜，同时他还被选为村主席。陈大爹翻身了，他时常念着：“共产党象太阳，毛主席象爷娘。”陈大爹非常的爱党、爱毛主席、爱祖国。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，威胁祖国的安全时，陈大爹扛着大红旗，他的老伴叶太婆背着包裹，敲着鑼鼓，双双送自己的儿子参加志愿軍。当党号召农民組織互助合作时，大爹是第一个报名入社；当农村进行扫盲运动时，又是他第一个报名学文化。陈大爹說得好：“土地、合作化、学文化，我翻了三个大身，这一下彻底称了我的心。”

“总代表”

“字呀字，黑麻麻，它認得我，我不認得它”。陈大爹是一个睁眼瞎子，扁担倒下来的一字，他都不認得。提起不識字的苦处，他的話說不完。1920年，他在地主唐安元家放牛，每天赶牛上后山吃草，总看見地主的儿子志心夹着書上学。他欠得很，回家給媽媽說：“媽，我要上学讀書，看志心讀書多快活？”媽媽听了眼泪汪汪的說：“伢咧，只怪你父亲死得早，飯都沒有吃的，还想讀書。”看見媽媽哭了，他也哭了。

解放后，他当村主席时，土改工作队下通知，要暂时不分斗争果实。他不識字，就把通知装在袋内，还是把全部果实分下去了。土改队负责同志叫他写檢討，他只得請同塆的严韜武老先生，替他写了一張檢討書。他囑咐严先生：“承認錯誤，多写一点，多写一点。”到底檢討的是什麼，他也不曉得。一談起這回事，他

就笑了，說：“糊塗官打糊塗百姓，不識字有么法子呢？”

土改后，乡里下通知开会，村會計陈友昌一看通知，說誰去就誰去。有次开妇女会，他也参加了。妇女委員張芝香笑着說：“哟，大家看，今天来个老胡子妇女。真是妇女翻了身，胡子都翻出来了。”說得滿屋子妇女們笑得前仰后翻。他勉強跟着笑了一下，說：“我是代表妇女开会的。”又一次开青年会，他也参加了。民兵队长陈文明一看見他来，就大声喊着：“伙計們！看呀，一个顶我們三个年紀的青年来了，”屋子里又是一陣大笑。他紅着臉慢慢的說：“我是代表青年来的。”他口里这样說，心里恨死了陈友昌。說：“鬼东西，硬是拿我老头子开心，这是不認得字的苦。”有个青年对他說：“大爷！你这也代表，那也代表，我看你是个‘总代表’吧！”許多青年都附和着說：“对呀！我們就叫他‘总代表’吧。”从此，“总代表”的綽号，就加在陈大爷的头上了。

“不識字的人寸步难行”。陈大爷一想到不

識字的痛苦和过去鬧的一些笑話，就迫切的要求学习文化。

小先生和老学生

1952年，农村中开展了“速成識字法”的扫盲工作。陈大爹很想参加学习，但是青年們說他年紀老，脑筋蠢，不要他参加。气的陈大爹二话沒說，就独自跑到孝感城，买了一本“中南农民”。心里想道：“年輕人好坏，讀書还鬧小宗派。83岁的黄忠扛大刀，我人老心不老。”他买了書，就在墻子内寻师拜徒。他先找到了墻内和他同年的严韜武当先生。老师老徒，却也合式。学习开始了，严先生教一句，他跟着学一句，学了一天，一个字也沒有記住。学生累得满头大汗，先生急得吹胡子瞪眼。气得严先生說：“你也想学苏老泉，人家27岁发憤讀書，还比你年輕一大半呢？你已經进棺材的人了，还开个么洋伞哟。”老先生和老学生只有一天的“师徒緣分。”严先生再也不愿意教他了。



小先生和老学生。

陈大爷生来有一股干劲，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。他想着：“你不教我算了，识字的人还没有死完呢。”恰好小学生陈汉楚从朋兴店小学回来，大爷马上找汉楚说：“伢咧，你收个老学生吧！教我认几个字。”汉楚笑了说：“大爷，我还没见过

60岁的人学文化。来，我教你。”陈老头听了很喜欢，连忙说：“好呀，伢！书上的字象黑芝麻一样，不好认，你先教我认我们的五红社，再教我认陈忠生的名字。你看这样好不好。”于是汉楚就教陈大爷认字了。小先生教“五”字，老

学生也跟着念“五”字。就这样，“紅”、“社”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認。小先生認真的教，老学生用心的学，少师老徒，就来密的合作了。每天、每天，他們都坚持学习。到两个月的头上，小先生說：“大爹，你認了两个月的字了，今天考試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老学生笑着答应說：“好呀，呀！試它一喇叭。”他說完了就把生字本丢在一边，用粉笔在地上写起来。他写一个字，就要捶一下脑壳，額上青筋直冒，臉上的皺紋也皺的更厉害。就这样想了写，写了想。小先生在旁边瞪着小眼盯着他。写着，写着，他实在写不下去了，說：“楚！大爹記不得了。”汉楚一看，地面上只有6个大字：五、紅、社、陈、忠、生。小先生看了很灰心，說：“大爹，算了吧！莫拚上了老命划不着。”陈老头听了連忙說：“呀！你莫灰心。老話說得有，‘鉄杵磨綉針，功到自然成’。今天不行，明天再来。”

第二天，陈大爹到畝里放牛，汉楚背着粪籠子。陈大爹把牛系在塘埂上吃草，从怀内掏

出書本，央求陈汉楚繼續教他認。他說：“楚！換个方法教吧！一天只教一个字，認会了再教。”汉楚說：“算了吧，大爹，养养你的老精神吧！”他看小先生勁头不高，就說：“你呀，小鬼！你要不教，我的牛屙的屎丢到滾子河里，也不讓你撿。”陈汉楚被他纏不过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答应了。从此，他口里象和尚念經一样，走路也念，吃飯也念，連睡觉做梦也在念。5天認会了5个字，以后每天学两个字，再后每天学3个字，最高每天学到5个字。就这样，一个月認識了150个字，能写120个字。他学习入了門，勁头就更高了，整天身不离書，書不离身。

“瘋子爹”

1954年冬天，陈大爹积极倡議，要在塆内办夜校。他人老精神旺，跑到东家轉西家，动員塆内男女上学。这时，許多人都挖苦他。陈福生說：“‘修起庙来和尚老，造起龙船端午过’。快入土的人了，劳这大神图个么事哟。”80岁的

老汉陈梅生也劝他说：“忠生啊，人老了，学也是无益的。”妇女张芙蓉半开玩笑的说：“大爷带着书本进棺材，死了还要进个鬼秀才。”这些挖苦话陈大爷都把它当做是耳边风。他心里暗自拿定主意：“你们是鼠眼寸光，井底的蛤蟆，晓得么事，看我的吧！”

陈西塿的夜校在陈大爷热心奔跑下，终于办起来了。才开始时，困难真多。动员群众上学，不知碰了多少钉子。他先动员妇女肖秀蓉说：“肖大妹，上夜校识字几好，不说别的，认得自己名姓，记个油盐柴米账也不错；互助组记工分，自己也晓得。”肖秀蓉回答说：“哟！大爷，你想当老状元，我可不想做女中魁。妇道人家拖儿带女的，那有闲工夫读书。”陈大爷见她不去，又去动员团支部书记陈文明说：“文明，你是个干部，没有文化不行呀！”陈文明说：“大爷，青年人哪个不想求进步。上学可以，我现在没钱买书。”陈大爷高兴的说：“呀！不要紧，没有书，我给你买。”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终于把夜校办起来了。没有桌子，他把自己



几十步远的地方都划满了字。

的方桌扛去；没有灯，他带上自己的罩子灯；没有煤油，他把卖猪的钱拿了4元打油。为了学文化，他把老劲都用上了。他不但在夜里读书，就是在白天放牛也不空。他把牛放在塘边吃草，自己一个人就蹲在路上看书，用柴棍在地上划字。只几十步远的路上，都划满了字。回到塘里，凡是认得几个字的人，他都拉着人家教他。有人到他家去玩，只要是有文化，不教他认几个字，他是不让走的。有时放牛，他就骑在牛背上，戴着老花眼镜读；雪天没有灯，就借雪光来认字。陈梅生老汉叹息的说：

“大爹学文化学疯了。”这一句话不打紧，“疯子爹”的绰号，却传遍了陈西墻。他走到哪里，孩子们都跟在屁股后喊：“‘疯子爹’，‘疯子爹’，学文化，着了魔。”

“疯子爹”那个“疯”劲真不小。1955年冬天，天气很冷，大北风直吹，大雪压屋。县扫盲干部杨宣义、张相明两人，冒雪登门访问他，他还没有发觉。那时他正戴着那副老花眼镜，拿着自来水笔写字。写呀，写呀，冰冻的笔不下水了。他拿着那枝不下水的笔，骂道：“你能冻住笔不下水，你可冻不僵我的嘴。”直到张同志喊了一声“大爹”，他才抬起头看见了他们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雨下得很大，路上又滑。他从学校回来，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，碰的头青眼肿，膝头也擦破了，鲜血直流，泥浆满身。婆婆埋怨他说：“天咧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他象没有事的说：“它只能打青我的皮，它可打不掉我的字。”

老两口吵嘴

在陈西墘南头的一间屋里，有人在那里吵嘴。人们一听，就晓得是陈大爹和他的老伴叶秀蓉相骂了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。1955年春节快到的时候，人民政府发放了优待军属的款子。由于两老生活困难，也救济了15元钱。叶大婆又快活、又感激，心想：“今年可要过个快活年。”农历腊月28日一早，她就叫起了陈大爹，上朋兴店赶集办年货。她嘱咐说：“快过年了，家家户户都买了香蜡纸炮，你也到集上买些回来，供供祖先；还要余点米过年。”

陈大爹听得不耐烦了，说：“这么罗嗦。”边说边提着篮子上集去了。一路上他想着：我也认了千把个字，总是缺笔少纸的；晚上学习，遇着天黑落雨，路又滑，寸步难走，要是买双胶鞋，再买一个电筒，该几方便啊。到了朋兴店，他先到粮店余了30斤米，又到供销社买了